



(一)

在美丽的阿勒泰,记忆从不依赖文字,而是铭刻在四季轮转的细节里:妇人揉捏奶疙瘩的力道、老者摩挲岩石的掌温、孩童解读霜花纹路的直觉……然而,当现代机械的轰鸣步步逼近,这些与天地对话的“密语”,正悄然飘散于数据洪流的缝隙间。

黄昏时分,吉恩斯古丽走向那块褐色岩石。斜阳将她的身影拉得细长,如同一株随季节迁徙的碱草。她勒住马缰,娴熟地翻身而下,马镫发出的“咔嚓”声——是归来者与山神之间永不褪色的暗号。她将手掌平贴岩石,仿佛在读取大地指纹下深藏的年轮,这不是刻意的表演,而是一场延续了千年的寂静对话。

不远处,老母亲吉达雅单膝跪地,准备生火。她只捡干结的牛粪,从不折树枝。火柴划亮的刹那,橘红色的火苗跃然而起,轻柔地舔舐着燃料,草秆与时光沉淀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。

她点燃的,又何止是牛粪,更是积攒了一整年的记忆。那只旧绒枕头里,密密缝着不同牧场的草籽、孩子幼时的乳牙,还有一枚褪色的珊瑚——那是早年贸易往来的凭证。每年春天,她都会在火塘边将枕头拆开,细细翻看,反复摩挲,对着摇曳的火光,喃喃讲述每一件物品背后,那条漫长的岁月之路。

这簇火焰,是新生的起点,是随家移动的灶神;它所圈定的“家”,没有固定经纬,只有一团温暖的光晕,包裹着每个人的晨昏与岁月。而光晕中央,正是这些被掌心焐热、被岁月打磨的微小信物。

年轻的卡西帕,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。她会在清晨的薄雾中凝视起房顶棚架的水珠,仿佛在破译一部用晨露写就的密码。她渴望山外的世界,智能手机里流淌着流行音乐的旋律,可当开发商提出要“保护性开发”这片草原时,她却最先站出来反驳:“被围起来的草原,和动物园里的鹿有什么区别?”

晨光漫过山脊,卡西帕点亮手机屏幕,气象数据的曲线在指尖跃动,记录霜冻痕迹,她的思绪却飘回吉达雅妈妈在火塘边讲过的星象传说。远处,几个年轻人正用AR设备复原远古场景。就在数据流与牧歌交织的瞬间,卡西帕忽然懂得:真正的传承,从不是固守旧轨,而是让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的脉搏中重新呼吸。这份领悟,让她手中冰冷的科技设备有了温度。她不仅用手机记录霜冻的痕迹,还用录音设备采集“荒野之声”:风声、冰裂声、鸟鸣、牲畜咀嚼声……她创建了一份“声音地图”,每个坐标点都对应着一段自然音频,还有她写下的文字注解。

就像草叶拂过长辈的指尖,他能够从倒伏的痕迹里读出风的方向与牲畜的踪迹。昼夜交替间,旧密语渐次褪色,新叙事悄然生根。正如学者蒂姆·英戈尔德所说:“游牧者的知识是一条‘缠绕的线’,是在行走与劳作中,与风吹草动、岩石纹理和牲畜眼神持续交织而成的。”这份智慧从未被割断,仍在坚守中静静传递。

当远方矿山的闷响隐约传来,时间仿佛凝滞了片刻。而这片土地上的生命,依旧以最本真的姿态,续写着属于自己的叙事。这份叙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——

几年前,开发商满怀期待建起的“民俗体验馆”,终因无法复制远去的生活而废弃,如今,那里就像一个沉默的注脚,诠释着何为真正的“本真”。

在欧亚大陆腹地,阿尔泰山脉的褶皱深处,生命正以最本真的姿态绽放。时间在这里仿佛以另一种节奏流淌——如同一条被山风揉皱的丝带,在天地间徐徐铺展。当目光拨开云雾的帷幕,这片土地便以原始样貌展开它的叙事。那些蜿蜒小径是山脉展开的掌纹,每一道拐弯都藏着一部未被书写的历史;当夕阳将整片草甸熔成金河,山风便开始诵读岩石上镌刻的古老“契约”。

## 当罗盘爱上鹤羽——

# 阿勒泰的生态寓言

□ 杜波

(二)

阿尔泰山的黄昏悄然而至,将整片草原浸染成一块巨大的琥珀。在这片金色余晖里,吉恩斯古丽翻身上马,马蹄声与远处飘来的民歌《沙棘草》一同在暮色中渐渐消散。与此同时,吉达雅的火塘上,奶茶正“咕嘟咕嘟”沸腾,热气袅袅升起,预示着草原夜晚的降临。

我忽然明了,这部活的史诗真正的“书脊”——它不诉诸文字,而是通过指尖触碰岩壁的粗粝、舌尖品尝奶疙瘩的醇厚、掌心感受火焰的灼热,以及一代代人身体实践的延续,静静流淌,默默传承。这种传承,在李娟的《我的阿勒泰》中亦有体现——例如文中描述的当地人制作奶疙瘩,在河边生活的场景。

所谓“诗意”,并非外在的装饰,而是内化于生存本身、与万物协商的严峻美学。

这种美学,在卡西帕的挣扎中显影——她为理想而战的姿态,是人生最铿锵的注脚;在吉达雅的火塘上沸腾——奶茶翻滚的细密泡沫,是生活最温暖的底色。

风起时,我听见的不只是松涛的呼啸,还有远古冰川时代的余响,以及此刻矿山钻头的嘶鸣。这一切,共同构成了阿勒泰的此刻,一个在多重时间刻度下,既脆弱又坚韧、活着且呼吸着的现场。

在这里,夜晚的寒流无法预测,但生命依然顽强。退伍的王建国用冻僵的手指写下说明书的最后一笔,陶盆与纸页一同移交。那微笑的太阳与流泪的云朵,实则是寒夜中植物与人类共同谱写的生存密码。

吉丽阿姨掀开嫁妆箱,箱角扬起三色尘雾:夏牧场的褐土、冬窝子的冻土,以及箱底火焰山的红土。最触动人的是那红土,总在无声剥落,细碎如沙漏的簌簌声里,旧时光从指缝漏下,化作一声叹息。

在这里,夜晚的寒流无法预测,但生命依然顽强。退伍的王建国用冻僵的手指写下说明书的最后一笔,陶盆与纸页一同移交。那微笑的太阳与流泪的云朵,实则是寒夜中植物与人类共同谱写的生存密码。

孙女举起手机拍摄这些土,滤镜把红土染成了时髦的“脏橘色”。可屏幕外,祖母的手正摩挲着松木箱盖,掌心的纹路里渗着羊绒般的暖意,悄悄钻进尘土最细的缝隙里。这温暖,传感器的镜头捕捉不到,却比任何数据都更懂这片土地脾气。

暴风雪来临那天,发生了一件奇事。蓑羽鹤的羽毛缠住了罗盘的指针。那根总是指向正北的金属细丝,忽然“活”了过来,在玻璃罩下轻轻抖动,固执地偏开一个角度,指向三百米外雪堆底下的一眼含硫温泉。队长在报告边角用红笔写下“生态磁偏角”时,远处的毡房里,正传来低低的吟诵:“跟着心跳走,雪地会浮现马蹄印。”

护林员老周的小屋亮着灯,像雪原上的一颗星星。一只雪鸟撞向霓虹招牌,笨乎乎地跌在雪地里。老周蹲下身,用捕虫网轻轻兜住它,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块风干肉递过去。那动作从容不迫,仿佛在完成一场古老的仪式。

便签墙上贴着一张1997年的纸条,“黑风口有野芍药”几个字,已泛出茶渍般的昏黄。墙角的纸箱底下,垫着七张年检合格证,从新到旧整齐排列——那上面油漆晕开的范围,一年比一年小,默默记录着时光的流转。

几名大学生举着手机,反复调试AR滤镜,想还原纸条当年的颜色。就在这时,雪鸟忽然抖抖翅膀,飞走了。它翅尖掠过的那道光,恍惚间仿佛经历了从旧日钨丝灯的暖黄到如今LED冷白的变迁。

向导巴太在无月的夜晚拉着我,让我把耳朵贴在冻土上。起初,只有血液在耳膜里嗡嗡作响。待心跳慢慢下来,渐渐和雪落的声音合了拍,地底便传来细微的颤动,似骨笛轻鸣——不知是西伯利亚冷杉的根在冰层下伸展,还是牧人埋下的马奶酒坛,仍在时光里悄悄发酵。



(三)

阿尔泰山深处的边防站里,塑钢窗台上积着一层薄尘。王建国退伍前养的那盆多肉,仍安静地贴着玻璃生长,肥厚的叶片里,储着高原稀少的雨水。最冷的夜晚,当备用柴油凝结成琥珀色的硬块,这株小植物却借着雷达屏幕散出的微弱余温,悄悄绽出星状的小花。花极小,几乎看不见,但那在绝境中持续的生命力,仿佛替这些沉默的机器,完成了一场温柔的绽放。

王建国离开时,只把一副旧迷彩领章塞进陶盆底,笑着说“能挡挡水分”。没人料到,几周后,领章的化纤边缘竟钻出三株嫩芽,沿着织物的纹路细细生长,像探出的绿线,轻轻抵着冻土的坚硬。那点绿意,成了他留给这片土地最安静的纪念。

山下,超市的老板娘阿依夏木,总有她的办法——印着霜冻预警的旧报纸,经她双手轻巧一折,便成了包裹马奶糖的糖纸。油墨铅字在锡纸上慢慢晕开,洒出如雨滴的痕迹。孩子们嚼着印有卫星云图的泡泡糖,鼓着腮帮吹出圆滚滚的泡泡,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,清晰的蓝色等压线轻轻延展,像在他们掌心托着一条微缩的银河。

这细微的共生,也悄悄渗进了古丽阿姨的嫁妆箱。箱盖一启,三色尘土轻轻扬起:夏牧场的褐土沾着羊毛毡,冬窝子的冻土嵌着驯鹿蹄铁的金属斑痕,如雪冰晶;箱底那捧火焰山的红土最是细腻,总在无声中剥落,沙沙声似沙漏,一分一秒记录着时光的流逝。

当孙女举起手机扫描地理课本,AR程序倏然亮起,几条发光的虚线在书页上缓缓浮现——那是奶奶年轻时赶羊的路线,弯弯曲曲,藏着旧日的足迹。它们在屏幕上蜿蜒缠绕,最终汇成一道流光,稳稳指向墙角嫁妆箱的锁孔。光线照见锁孔里飘出的细尘——那曾是羊群踩过的草屑,如今在光柱中轻轻浮沉,如被唤醒的记忆。

这些记忆的尘埃仿佛并未在屋内沉降,而是飘出窗外,融入了更广阔的自然韵律中。有时,自然也会以它独有的方式,悄然修正人类的轨迹。地质队罗盘的磁针,曾被一根蓑羽鹤的羽毛轻轻缠住,不再固执地指向正北,而是随着某种古老的韵律轻轻颤动。这支被自然调校的“导航仪”,竟将勘探队引向了预定坐标外三百米的一处矿泉。

如果说,蓑羽鹤的飞羽是生命微弱的干预,那么太阳磁暴则是宇宙尺度的宏大调控。某天,地质队的GPS设备因强烈磁暴集体失灵,在科技失效的几小时里,老牧民依靠观察云层形状和牲畜行为,准确预测了一场暴风雪的到来。

这一切,都悄悄印证着那句古老的谚语:“迷路时跟着心跳走,雪地里会浮现祖先的马蹄印。”

(四)

暴风雪将边陲的加油站裹成荒原中一枚孤寂的光点。柴油气息浸透的行军床上,护林员老周的鼾声里混杂着几种方言的残片,仿佛一场短暂的休战协定。玻璃柜台旁的便签墙上,正上演着无声的对话——司机用蓝墨水勾勒的避风路线旁,甘肃瓜农添上了几行保鲜窍门;一张记满星空参数的纸页背面,竟留着牧羊人写给北斗七星的、歪扭而真挚的句子。

没有月亮的夜晚,巴太教我辨识山的声音。他呼出的白气在寒夜里凝成细瘦的线,如同地图上的等高线。“听山要像化冻的溪水”,他的声音裹着风,“先让动静渗进皮肉,再慢慢流到骨头里。”我们躺在冻土上,左耳贴地,仿佛听见石炭纪蕨类抽芽的微响;右耳迎着风,捕捉当代冰川开裂的清亮。两种跨越年代的声响在颅内交织,如同时间本身在耳膜上跳着转场之舞。

当第一缕天光稀释了夜的浓度,我们踩着薄霜下到湖畔。巴太的“听山课”似已结束,但另一种更庞大的寂静,正等待被聆听。就在喀纳斯湖,当游船马达的震动与湖底暗流的节奏隐隐相合。这一瞬让人恍然:大地早已将古老的记忆,悄悄编码进每一个生命的脉动里。

我书桌上摆着五块从不同牧场拾来的石头,它们组成一个安静的议会。春牧场的玄武岩温润,下雨天会渗出奶香般的湿气;冬窝子的石英石则像守时的老人,冬至正午准会在桌面投下规整的光斑;最奇特的是夏牧场的页岩——某个清晨,它竟在桃木桌面上漫开盐霜的枝杈,那结晶的纹路,与卫星图都未标注的转场小路惊人相似。

拿放大镜细看,盐霜每道分叉的末梢,都挂着极微小的彩虹。当我伏案书写,胳膊肘不经意压在桌面,底下便传来细碎的窸窣声,像远山在无人时舒展筋骨的吐纳。

听着听着,思绪便随那声响响向远方——仿佛能听见岩石缝隙里,某种生命正悄悄发芽,那是大地用亿万年的沉默,攒下的呼吸。这呼吸如地下涌泉,在尘世喧嚣的岩层底下静静流淌,不慌不忙,却让每个俯身倾听的人,都能触到大地深处那无声而有力的脉动。

那脉动——深沉、持续,震颤着心灵。它也悄然触动了曾记录“生态磁偏角”的地质队长。于是,他在科研笔记的扉页,轻轻画下一根缠绕罗盘的鹤羽。此后,他常放下仪器走进毡房,向老一辈学习辨认云层的姿态、倾听风的声音。

## 在路上

□ 代维利 文图

秉笔追光向远荒,素心何惧历沧桑。  
千山踏遍风霜冽,万水躬承日月光。  
融媒潮涌新时代,情牵民生著锦章。  
无悔今生光影路,牢记使命启新航。



## 跟上时代的脚步

□ 杨建英

在浩瀚历史长河中,人类社会始终奔涌于变革与进步的浪潮。在这波壮阔的进程中,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,若不想被时代洪流淹没,就必须紧跟它的脚步——不畏挑战,不逃避现实,以开放的心态、积极的行动,去拥抱每一个变革的瞬间。

刷手机时,曾看到一句很“扎心”的话:“时代淘汰你的时候,连声招呼都不会打。”自打儿子收到某大城市高校的录取通知书,我在欣喜之余,不免多了些焦虑。我心里清楚,儿子上学,和我爱人肯定要送。虽说退休前那些年,借着外出学习、考察的机会,我也算走了大半个中国,但一晃眼,已经小十年没出过远门了。外面变成什么样儿了?当年那点出行经验还管用吗?说实在的,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。

那时,外出是啥光景?路边招手拦出租,沿街宾馆找住宿,车票自己排队买,吃饭只需混饱肚……可现在,一切都要在网上搞定——打车要网约车,住宿要预订,机票走同程,吃饭点外卖。虽说一部手机全能解决,可我懒惯了,对网络上这一套实在不精通,只好临时抱佛脚:每晚等小弟下班,拉着他教我操作,可架不住缺乏实践,我学得还是稀里糊涂。

终于踏上送学行程,一路上的打车、住宿,全靠儿子一手操办。等他顺利入学,我和爱人打道回府,订机票,订宾馆这些事儿,就只能自己上手了。还好,磕磕绊绊总算回到了新疆。没想到,在乌鲁木齐转机住宾馆时,却闹了笑话。

事情是这样的:我订的是9月10日从上海飞往雪都的机票。按航程,飞机需要在乌鲁木齐停留一晚,第二天早上8点再飞往阿勒泰。毫无疑问,我们得住一晚——于是,想都没想,顺理成章地预订了9月10日天山机场附近的宾馆。可问题,偏偏出在了日期上。飞机降落时,已过夜里12点,实际时间已是9月11日凌晨1点。而我订的,还是9月10日的房。我们风尘仆仆赶到宾馆,服务员一查订单,笑着说:“您订的是昨天的客房,我们特意给您留了一整天,但您没来住……”我哭笑不得,只好返回机场,在候机厅的椅子上委屈了一晚,权当是为这次失误而付的“学费”。

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但也确实令人无奈!一个人,甭管多聪明多有智慧,一旦与社会脱节,难免会闹出笑话。

时代就像无形的导师,总在不经意间抛出新课题,考验着我们的适应和创新能力。如今,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,那些能够敏锐捕捉信息、灵活运用数字工具的人,早已在网络世界开辟了新天地。

别掉队、不逃避,这不只是对每个人的要求,更是对整个社会的期许。唯有坚持学习、勇于创新、敢于担当,我们才能在时代的舞台上留下清晰的足迹,共同书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。让我们携起手来,以开放的态度、坚定的步伐,迎接每一个黎明,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

## 退休那一刻

### 站在单位门口不知所措

□ 退休证拿到手的那个下午,阳光亮得晃眼。我把常用的钢笔、泡着浓茶的保温杯,还有窗台上养了十几年的绿萝,一一收进纸箱。“常回来看看啊!”同事们暖心嘱咐着,我笑着点头,心里却像突然缺了一块,空荡荡地漏着风。

— 蒲茂明

空茫

回家的路,忽然变得无比陌生。手里少了沉甸甸的公文包,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。第二天一早,生物钟照常将我唤醒。我习惯性地起床、洗漱,伸手就摸向那身藏青色西装,仿佛下一秒就要去赶那个走了无数遍的上班点。

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单位门口——正是上班高峰,同事们骑着电动车、推着自行车,有的开车有的步行,一个个匆匆刷卡进门,奔赴各自的岗位。而我,像一颗突然被甩出齿轮的零件,呆呆地站在大门口,望着这片曾经天天守着的“战场”。门卫小张远远就热情招呼:“蒲老师,这么早过来有事?”我张了张嘴,却不知该说什么,只好含糊地笑笑。那一刻,巨大的茫然将我淹没:是不是真的不用了?人生这趟车,下一站该往哪儿去?

往后的日子,这种“失重感”越来越强。客厅里的老挂钟,“滴答滴答”响得格外刺耳。我常常坐在沙发上,一坐就是一上午,眼睛盯着窗外那条熟悉的上班路,脑袋里反复琢磨:这时,单位该开晨会了吧?女儿怕我问,给买了新智能手机,可我连打开的兴趣都没有,“我心茫然”这四个字,成了这段日子最真实的写照。

微光

就在我彷徨时,一个电话成了转折点。打电话的是老战友,以前在省城一起工作过,她比我早退休几年。电话里,我没忍住,吐露了心声:“这日子突然‘真车’,心里头空落落的,抓不着边儿,真不是滋味!”

电话那头传来温和的声音:“老蒲,你这感觉我太懂了!刚退下来那会儿,跟你一模一样。”接着,她讲了自己退休那天的故事——欢送会上的糖醋排骨和向日葵,回家路上的怅然若失,还有曾站在单位门口,看着上班人群时的那种茫然……她说得那么细致,仿佛就是在描述昨天的我。但她的故事没有停在迷茫里。她告诉我,怎么让自己走进公园,怎么在太极队伍里找到节奏,又如何在墨香中寻回内心的宁静。又笑着说,现在她可是社区的“香饽饽”——

新生

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。我不再需要闹钟,却依然每天早起——公园里有一群“拳友”在等着我。书桌上,工作文件被字帖和练习纸取代。我甚至开始研究智能手机,学会了网上买菜、预约挂号,还帮几个老伙计解决了“扫码”难题。一天,邻家独居的老教授说,在社区公告栏上看到我写的通知(书法班作业),字很精神,想请我抄录几句诗班起来。我欣然答应,花了一个下午工整整地写好送去。

熟悉的“被需要感”暖暖融融地回来了,不再源于职位、薪水,而是来自我这个人本身。再路过单位门口时,心境截然不同——我不再是那个茫然的旁观者,而是生活的主人。人生的价值从不拘泥于一方办公桌,只要心热爱、认真生活,何处不能绽放光彩?